

人類系的小故事

許崇銘（人類學研究所R90125002）

遇到了人類系60周年的誕生節慶。原本跟學姐說，我們是小朋友，應該輪不到我們寫什麼吧。不過學姐告訴我們，大人們都想著要給小朋友們表現，小朋友們都說輪不到自己寫吧，結果大家心中的人類系，就這麼沒有人知道了～於是我只好拋磚引玉，跟大家說著一些，我們系上，還有可愛的、危險的洞洞館的小故事。

之一

在念人類所之前，我在民族所博物館當小工友。那時候，我的老闆與同事，一位是人類系的學長，曹之鵬。另一位則是我後來的同學，劉榮樺。我們都知道，系館的地下室，收藏著各式各樣的瑰寶，也因為數量太過龐大，堆疊得太過複雜，第一次下去的時候，實在是很像迷宮。回到了博物館，詢問了曹大哥與榮樺之後，他們兩人正色的告訴我，他們在念人類系的時候，若沒有攜帶兩天以上的糧食，是不會走到地下室去的，因為洞洞館的地下室確實是一個巨型迷宮，向外延伸到整個地下校園，裡面塞滿了我們自土俗人種研究室以來的藏品，若單獨走入地下室，是很可能會迷路再也走不出來的。託兩位有福，我碩一的那一年，始終不敢走到地下室去，並一直相信，在地下室工作的同仁們，是在迷宮的最外圍工作，而他們手上應該都有一份陳年的地圖，密密麻麻的標示著從洞洞館地下迷宮逃生的路途。透過樓梯間看著地下室，總覺得深不見底。

之二

說到洞洞館，洞洞館建築的神奇設計實在是在很多。313教室的上課經驗應該是大部分人類系學生都有過的，我在313上過了無數的課，一直到第四年的時候，有一天，以前的伯禎學長，現在的



人類系地下室庫房一景。（人類學系提供）

伯禎老師突然間拉開313教室後的簾幕，我才知道，原來313教室後面有一條密道，像一個小密室一樣，直接延伸到一樓。我相信一定有很多人類系的同學，一直到現在才發現這件事情，不怪你們的，我不知道操作過這密道旁邊的冷氣機多少次了，過了四年才知道這條路。有這種神秘設計的系館，無怪乎可以傳出地下室是個巨型迷宮的故事。

之三

說著說著就說到老師了，我在入學前，準備研究所考試資料，不免會需要打聽各老師們的脾氣凜性與研究。從很久以前，連老師很兇很嚴格，就已經是像刻在石版上的確定傳說了。傳說中，連老師性烈如火，自律甚嚴，對學生也不假辭色。由於並不是念考古學，也沒有機會修老師的課驗證。但是，身為一個壞學生，常常留在309研究室念書卻不念書。309研究室其實是個唱歌的好地方，就是空曠，無遮蔽，又不會太大，晚上一個人留著的時候，在那裡面扯開嗓子唱歌正是剛好。起初總是會擔心吵到連老師，連老師會生氣，但是一直沒遇到老師生氣，心中想著，連老師這麼嚴格，要是真的吵到她，她一定會來罵我吧，顯然洞洞館隔音很好。直到有一天，繼續在309唱歌，卻在推開門的時候撞見了連老師。連老師說：「原來是你啊，我聽你唱歌唱一整年啦，我聽聲音一直以為是顏學誠，想說他壓力真大。」

原來是你，嗯嗯，可見是你壓力很大。」原來，洞洞館的隔音一點都不好，連老師其實很慈祥，竟然忍耐了我的噪音一整年！！請大家不要再相信連老師很兇跟洞洞館隔音很好的不實的謠言了。ps.連老師真的超慈祥，我失戀的時候還被連老師安慰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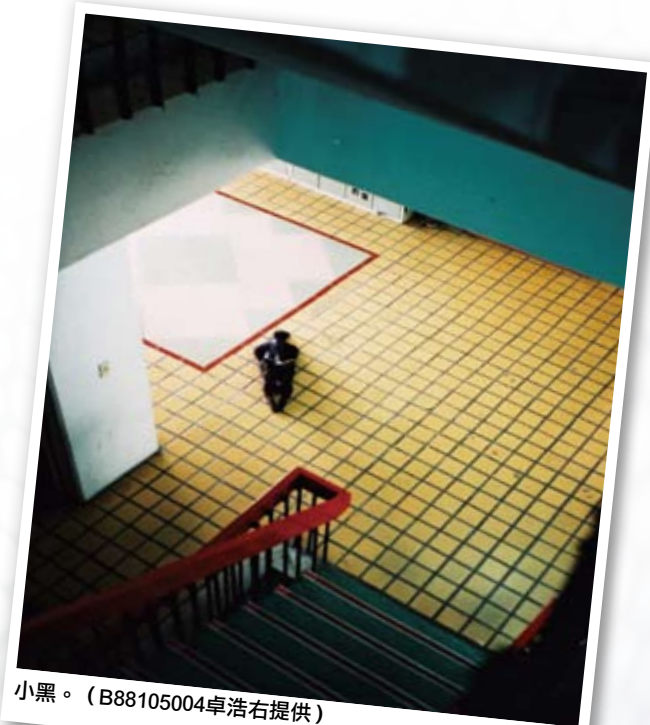
之四

前面說到在系館唱歌，這應該算是浪漫的系館才能帶給人的雅興。若要說雅興，喜歡待在研究室念書的同學們應該都見識過宋文薰先生的雅興吧。作為系上的元老，宋老師總是像個大爺爺一樣，自由自在的往來系館以及新生南路。在我入學的時候，宋老師已經高齡七十了，我沒機會修到宋老師的課，但是卻見識到宋老師老當益壯的豪氣干雲。宋老師，從側門的馬路上經過的時候，總是一手拉著小台車，一手拿著啤酒，腳步飛快的走著，望著望著就是瀟灑。在三樓研究室念書的同學，常常有機會看到門突然間被推開，宋老師走進來，對著同學說：「來，到頂樓來看看我種的花。」老師的雅興，莫過如此。

之五

若說到系上與系館帶來的浪漫，勢必不能不提我們的兩隻狗狗，小黑與小胖了。10年過來了，小黑與小胖現在理所當然的已經成為我們系上的一部分。在緊繃的都市環境，大概再也沒有一個機會看到有如我們人類系的小黑與小胖跟系上結合得這麼緊密的人與動物的伙伴關係了。不知道是因為學系的本質溫暖使然，還是系上的人們的溫暖使然，一群人集體的共同在乎動物，並且為了狗狗自律的發展出互相的照護關係。人類系與系館這十多年來一直有著忠誠的系狗陪伴著，在小黑與小胖來到系館之前，我們有另外一隻忠誠的陪伴很多學長姐們求學的狗狗「紅牌」。據說紅牌很會認人，而且跟溫柔的小黑不同，紅牌是一隻嚴厲的狗狗，還記得我來旁聽的

時候，紅牌真的是不假辭色對我吠叫著，不過，聽說誰手上有雞排，誰就可以收買紅牌。紅牌在我入學的那一年過世了，巧合的，小黑流浪到了人類系館，當時小黑剛生下小胖與小胖的妹妹。接替過世的紅牌，小黑與小胖成為系上的守護犬，小胖的妹妹則被領養成為家犬。小黑來到系上的時候，因為已經飽受流浪風霜之苦，所以格外的黏人。小黑擁有一切典型的狐狸犬特質：俊美、優雅、機敏且略帶一些神經質。小黑最是害怕閃電，每逢閃電的時候，他都會躲到地下室深遠的角落裡頭。小胖一出生就在系館受著大家的寵愛，想當初小胖可不若現在是個肥胖憨傻的中年大叔。當初小胖是甜美的小朋友。沒有人不喜歡可愛的小胖，當時的小胖也一點都不胖，不知道我們是不是給他取錯了名字，現在真的是不折不扣的小胖了。也因為小胖一出生就陪著我們，導致他的狗生觀也跟小黑大不相同。對小胖來說，他是天生的人類系狗，我猜他應該分不清楚自己除了不用修課之外，跟一般人類學系同學的差別何在。他的個性也比小黑悠閒而也憨傻。



小黑。(B88105004卓浩右提供)



有一年，小黑與小胖被捕狗隊抓走了，由卓浩右同學把他們打晶片之後領回。那一陣子，小黑回來後非常的沒有安全感，總是黏著照顧他的浩右。也不願意呆在系館外頭，浩右到咖啡館唸書的時候，也硬是跟著浩右進去。當時，大夥花了好多力氣，誘騙開小黑的注意力，然後浩右躲起來拔腿狂奔，不過小黑也不是省油的燈，當然也是拔腿狂追。小胖的反應就不一樣了，小胖顯然完全不知道收容所是怎麼一回事，在收容所吃好睡好，回來之後，也當作沒事狗一樣，繼續的吃好睡好。繼續在系館門口欺負松鼠，攤開肚子睡覺。對小胖來說，所謂的人類，就是負責餵食跟按摩肚子的僕人吧。唉，怎麼這麼可愛呢。

之六

剩下的，70周年的時候再說吧。

望妻崖

陳泰穎（人類學系B87105032）

這是一個小小的，發生在洞洞館，關於愛的故事。

1998年，我18歲，糊里糊塗地踏進了臺大人類學系。沒有真正戀愛經驗的我，很快地和同班的A君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因為我們的成長背景相似，可以理解對方生命中的苦與痛，因

此，儘管她已經有男朋友了，但我們仍然會花時間相互陪伴、相濡以沫，把心底面最難以告人的秘密彼此傾吐。

於是，我發現我愛上她了。

或許是因為那時的愛情觀，並不如現在開放。這份情感對我來說，並不是一種昂揚的競爭心態，反而是種深沉的悲哀，我能做的事情並不多，只能先盡己所能地去守護她。我們有許多共同的課程，在洞洞館裡的許多場所，都有我們笑語的軌跡。有人還記得系館門口的杜鵑花，「服務課雙全勤」的「司馬昭之心」，更是全系皆知。

猶原記得，在那個必修課之日，她沒有出現在我身旁的座位。在下課的空檔，我試著撥電話到她家裡（那還是個擁有一隻手機，便可成為班上炙手可熱人物的純真年代），但是回答我的，只有單調的等待嘟嘟音。我著急了，因為我知道她的家裡情況，我害怕她出意外，我害怕失去她。

無計可施的我，便信步走到系館正門旁側的殘障坡道上，望著校門口她應該會出現的方向。那時系館旁草坪的植被，遠遠不如2009年旺盛，從那裏，我可以清楚地看見進出正門的每一張臉。我故作鎮靜，還設法同時和經過那道欄杆的同學嘻笑打鬧。大家心知肚明，都知道我其實是在等她，因為我的眼神真正想看、時時飄向之處、就是她會出現的方向。終於，一位同學忍俊不住地說了：「Teddy，你不要再站在那邊了，不然我們都要把這個地方叫做望妻崖了！」

即便我曾擁有化成石像的決心，那天，我沒有等到她。事實上，我一直都沒有等到她。

過了11年，我已經變老了，更學會每個愛情故事，不一定會有美好結局。我可以明白地告訴每一個認識我的人，這個故事的結局，也不美好。不過至少在11年前，我知道我曾經擁有過一顆紅通通熾熱的心，我知道那時曾經為了愛，我曾在這洞洞館內外團團打轉，在那個斜坡道上，望著校門口的方向，走過秋天、走過春天。是



這裡，或許就是我心裡的望妻崖。

的，那時很多人都知道我們的事情，就像是孽子裡的阿鳳與龍子嗎…？我也曾癡心妄想，希望我跟她能夠像是那則不死鳥的傳說般，留存在那代骨頭的記憶裡。只是世易時移，如今的我，似乎也早已雲淡風輕、鎮日浸淫在充滿工作與挑戰的生活步調裡。只是，在某個略帶寒意的秋日或夜，腦海不經意出現站在系館眺望著校門口的風景時，當年那忐忑宛如少女般的心情，仍然會不聽話地悄悄甦醒…。

洞洞館拆除前夕

韓旭東（人類學系B70105011）



7月12日，系館拆除在即，進入倒數。
系上這幾天忙著把東西搬到水源校區，
搬家公司的車停在門口。
要搬空一個系館是浩大的工程，
光想，都覺得很難。



一樓標本陳列室，
以前展示許多民族學的標本。
將來陳列室與人類系分開了，
搬到原總圖現在的校史館同一棟樓。
位置會在新人文大樓隔一條路的對面。



系圖書館，
在學校的時候，
提供了我們一處隨時可以落腳的地方。



地下室以前系學會辦公的地方。
那裡有張桌子上放著各年級的聯絡簿，
學生一到系館通常都先來翻看，
是我們那時代的Facebook吧。

系學會旁邊一個小的管道間，
大三時候幫黃士強老師作芝山岩展覽的臨時工作室。



地下室的標本儲藏室，
左邊放民族學標本，
右邊是考古學標本。
這裡很多櫃廚都是日治時代的骨董了。
我記得前方那種立櫃，
一層層抽屜裡放了很多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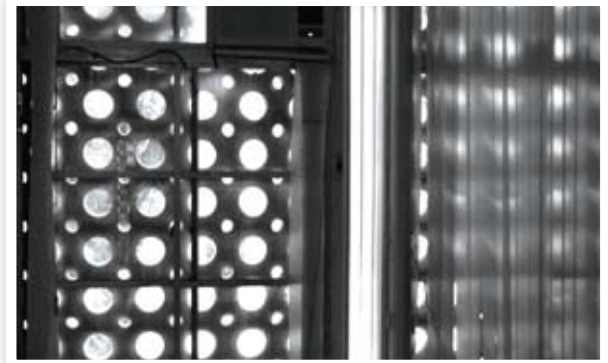
同考古遺址出土的陶片，
大一的時候研究生王強常帶我拉開一個個抽屜教我認不同文化的陶片。
我記得高大的他小心翼翼拿著陶片端詳的樣子，
那是學考古的人對待標本的態度，
跟瀟灑的印第安那瓊斯可完全不同。



地下室的這個房間以前都是研究生在使用，
王強在這裡整理他論文的資料，
我常來找他聊天。
一直很納悶的是右邊洗標本的水槽，
此間比外頭的地面低很多，
水要怎麼排出去？
當然，我也從沒見人使用過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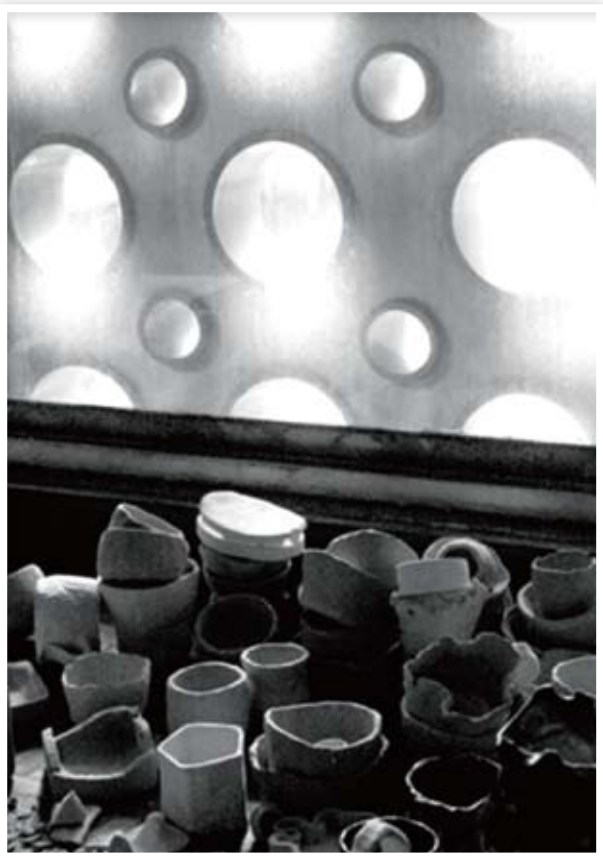


系館的樓梯，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設計，
在建築物的中間，
它是開放式的，
三層樓的空間由它串聯起來。
我很喜歡這個樓梯，
它讓人在建築物裡就可以看到高度和深度的立體感。
不過也有同學抱怨它像百貨公司的電梯，
要繞一圈才能繼續往上爬。
有繞左邊有繞右邊，
上上下下的人常在兩邊走道探頭探腦的互相打招呼。



光影，光、影，
我相信很多人一輩子也不會去注意自己家裡或者環境裡的光影。
如果我們有一半的人會去欣賞角落裡的它們，
台灣的建築會比現在美得多。
那我們好像也可以合理推測這棟建築也許就不用拆了。

終歸是廢話，
我當然也曉得它要被拆，
跟美不美麗沒有關係。



走進二樓陳列室看見地上有一堆素燒的陶器，其中幾件還有某些史前文化陶器的味道。系館管理小王說系上有開陶器製作的課，讓學生了解製陶過程。是啊，史前遺址發掘出土最多的就是陶片，有專門課程教陶是實際上需要的。

師弟師妹們的作品在地上看起來好像在享受系館的陽光。

這是陳列室後面靠校門側的樓梯，大部分的系友直到畢業可能都不知道系館還有第二個樓梯，它有一個獨立的隔間，不太引人注意。這裡存放了一些墓葬出土的人骨標本。人骨是這個系所研究的一部分，基於尊重和保護，



避免不必要的好奇或打擾。給他們一個獨立空間也是理所當然的。



我們在這裡上芮老的中國民族誌，當時老師快九十了吧，我的期末報告東抄西抄七拼八湊好不容易交出去，頁數少得可憐。聽說張光直先生當年的報告多達數萬字，為此我還頗為氣沮，想來自己恐怕沒有成為一個學者的本事。這個教室的課還有宋文薰老師的考古學概論，宋先生左手點煙右手拿粉筆，課講到忘情處會用煙寫黑板。

連照美老師的體質人類學課堂上，我第一次觸摸人骨，被這些撐起一具具靈魂的構造深深吸引，

後來連老師破例允許我這個還沒入門的大一新生參加卑南的發掘，我永遠感念老師給予機會，記得那時候在遺址我都是看著圖譜處理墓葬裡的人骨，對人體骨骼的認識可以說就建立在卑南的滾滾黃沙當中。

至於李光周先生的新考古學則比較輕鬆，他會笑嘻嘻盯著我們說：「你看著我！跟上我沒有？」意思是問我們懂了沒。

還有李壬癸老師的語言學，
我常常很專心的聽他講課然後不斷點頭，
但是結構學派的那一段我真的完全不懂，
老師還對著我賣力的講，
實在不忍舉手跟他說：
「對不起！李先生，我真的吃不下去。」
而他上課的認真令人尊敬。

系學會在這裡也辦過一場又一場的演講，
歷屆系代恐怕感觸就更多了。



系館不日便要拆除，
學生在黑板上留下一些話，
讓我不禁感動，
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樣有些心疼。



連老師的研究室還
沒搬完，
日治時代留下來的
大工作桌還在，
大二那年在卑南計
畫當助理，
就是在這裡幫忙整理資料，

主持計畫的是宋文薰老師、連照美老師，
一起工作的還有呂理政、王強、李坤修、馮淑芬
...等等，
我們是一輩子的好朋友了。
當然不能忘記的還有卑南田野時候帶我的屈慧
麗、許美智。
站在這裡，回憶像噴泉似的猛烈。

一個位子是王強的，
他去美國以後就被我接收了。

過幾天，它將成為遺址。
很奇怪，我在這裡聞到海南雞飯的味道，
那是以前大學口一家專門賣咖哩飯的餐館出
的招牌便當，
我後來一直懷疑飯裏有玄機，
因為第一次吃簡直難以下嚥，
但不久我們天天中午都吃海南雞飯，
直到我交了女朋友，
陪太座去了，
但研究室的兄弟們大概還一直吃下去了吧，
不知道他們幾時才停的。



這是李光周老師以前當系主任時的辦公室，
大三大四我跑到李先生的墾丁計畫當助理，
我們頭頭是凌平彰、鄭永勝，
一起工作的伙伴陳維鈞和陳有貝後來都成為考古
學者，
我為他們高興，
但很遺憾李先生早走了。



三樓研究生室。

師弟師妹們是天生的裝置藝術家，
此情此景恍若“明天過後”。



頂樓看新建的真理堂。
它也是拆掉重建的大樓。

第一片洞洞切下來了。
有一則神話：
系友們每人切下幾塊洞洞保留，
若干年後我們找一處適當的地方，
再一塊塊接回去，
像復原一個破碎的陶罐，
把洞洞館重新組起來。
我的一個同學如是說。



墾丁的標本和資料我們就是窩在這裡弄的。
頂樓樓梯間，
夏天熱翻了，
阿伯鄭永勝還可以在這裡K托福。
靠一支電扇。



走前回首，
再看高大樟樹掩映中的人類學系館，
它的命運已經宣判，
對學校的決定無法多說什麼了，
但我真的希望有人理解，
在我們心裡它是一個生物。

今丰換我畢業

羅聿倫（人類學系B83105008）

親愛的
這是一個盛夏的夜晚
你們應該出去狂歡

雖然我現在看起來千瘡百孔（我在說什麼呢）
但是你們還是固執地想像我的堅固與美好

曾老最近每天都會來這裡報到

坐在他那空盪盪的辦公室裡看報
我成為人類系館的那一天
他還是個助教

連老也很妙
會坐在對面哲學系的樓梯上
一直盯著我瞧

黑輪姐想起了廟會送舊
乖巧的學弟妹拿香列隊膜拜黑猩猩布偶
然後一起看著連老痛斥起乩中的阿達學長

旁邊的竹林先我一步而去
打狗棒下的紅牌已經長眠在我身前
看看我的四周吧
這是每天晚上的風景
大學口 懷恩堂 體育場
每年都有一些新的變化
而這個暑假
終於輪到我

你們來了 又走了
這次一件也不留
現在工人每天從我身上切下更多洞洞和水泥牆
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麼輕盈與涼快

夏夜裡的晚風
吹一整晚也不會頭痛
倒是德仁兄的釋迦酒真是濃郁
讓我微醺了起來

今年換我畢業囉～
祝我一路順風吧

系友憶趣：洞洞館回憶

文字及照片提供者，依入學順序排序如下：

B37130500李亦園、B59151100葉蓉、B63152800張珣、B64153000王瑩玲、B68152600吳偉鴻、B71105015陳有貝、
B81105032熊谷俊之、B83105007李甫薇、B83105028黃鈺鉅、B89105035劉志遠、R93125006葉長庚、R93125008白宜君



這是我們的洞洞館，所有的一切，都是從這裡開始……
(B88105004卓浩右提供)

葉蓉（B59151100）

如果沒記錯，我們是洞洞館迎接的第一批新鮮人！按人類學家譜，30年一世代，我們同學中唐英美、鍾淑媛、嶽慧明三位已故去；洞洞館也即將完成時代任務，走進歷史。我們這28根幸福的老骨頭，時不時聚集歡宴，群發電子郵件分享見聞，仍歡笑不疲繼續我們青春考古的故事。

張珣（B63152800）

雖然畢業之後，工作不一定有著落，但是人類學系還是有它在文學院各學系之中驕傲之處，那就是洞洞館。洞洞館哪一年興建的我不知道，僅知道我大學時候它還蠻新的，乾淨又新穎，頗讓其他學系吃味的。加上旁邊農業陳列館與對面（原農推農經系館，後改為哲學系館）總共有三棟，都是同一形式的洞洞館，是臺大總區的新式建築。

人類學系大學部四個年級的學生，每天大部分課程的上課地點都在洞洞館內，也就是說系上學生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洞洞館內度過，不像文學院五個學系在文學院內上課。因此，人類學系學生好似一家人在一個獨立家屋中成長，系內師生培養出很親密的感情。

李亦園（B37130500）

本照片是很寶貴難得的，5位本系的考古學大師都在場，從左至右是張光直、宋文薰、石璋如、李濟、高去尋，最右則是我，拍攝地點就



李亦園（右）與本系5位考古學院士合攝。

在洞洞館門口。這是考完了臧振華同學的碩士論文後的合影。我自己本來不應在場，那是因為唐美君主任正好出國，我代理主任職，所以也參加作為主持。（編按：李亦園先生1984年當選為第15屆院士）

王瑩玲（B64153000）

我們坐在洞洞館前的階梯，與系上的研究生、系下的工友，都有機會碰面聊天，所以學長及學弟妹大家都是相交相識的。那些學長，張恭啟、余嘉雲、拼命三郎 王道還、劉益昌、陳文德、林開世等，總在那兒抒發感想，我們這些小輩也就聽著聽著了，所以系館前的階梯真的是個聚集很多回憶的地方。



系館前階梯合照（B71105015陳有貝提供）



同學聚於系館大廳，席地而坐唱起歌來。（B64153000王瑩玲提供）

張珣（B63152800）

有一天，在三樓邊間研究生專用的研究室內，與蔣斌、王道還、林開世、汪珍宜（？）等5位同學聊天，聊到天黑，太盡興了，等到要離開洞洞館，才發現大門被工友老魏鎖住了，無法出去。5人當中一位，好像是王道還，偷開系主任房間，打電話給黃士強先生求救。不久，黃先生帶了麵包來慰勞我們，拯救我們離開洞洞館。

洞洞館是許多人生命中的分號，我們在這兒停留，我們從這兒出發。

這裡有我們的笑容，在這裡我們結識了未來的伙伴，分享著生活。



93級考古田野課程實習：在系館後門進行考古發掘出土遺物的清洗。（R93125006葉長庚提供）



謝師宴前於系館大廳等待。(B89105035劉志遠提供)

光影的變化中，洞洞館陪伴我們走過無數的歲月。

吳偉鴻 (B68152600)

時代總是向前的，擋路的不得不讓路。拆洞洞館之議，醞釀數年，對吃文化遺產這一行飯

的我，總是寒天飲冷水，點滴在心頭。我今天在香港評這座建築有沒有歷史價值；明天評那考古遺址要不要保留；而自己生活過、學習過、打過瞌睡、流過口水的洞洞館，卻來滅頂之災，而自己又無能為力，奈何！

我在幻想，有沒有一種「新新考古學」，能把消逝的「洞洞館文化層/洞洞館考古學文化」的故事，不用發掘就能一一說出來？

那裡是洞洞館考古遺址？

那裡蘊藏著洞洞館文化層？

什麼是洞洞館考古學文化？

如今，洞洞館已被劃上句號，但我知道，曾在這系上的我心中，它永遠是一個分號，沒有結束的那日。



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60周年系慶。攝於臺大人類系2009.11.14



人類系91級同學合輯。(B91105008黃郁倫提供)

Michelle Fuwei Lee 致系館：

不知妳/你現下心情如何？妳/你大聲罵我，我即將被凌遲，妳問我感覺如何！？我只能安慰妳/妳，凌遲只是死亡的一種方式，我知道妳/妳將被一球一球地打成碎片，但請妳/妳相信，妳/妳將以記憶的方式存活著，只要我們活著，妳/妳就活著。2009年10月28日 13:37

白宜君 Bai：我好想我娘家^^

2009年12月15日 20:22

Michelle Fuwei Lee：

拆館之日確定了。

就像，

你知道你要走的那一天。

在那天來臨之前，到底該用何種心情來度過呢？

緣起緣終滅？

還是人在館仍在呢？

「開朗點」，我想系館會這麼說的。

就像靜靜躺在陳列室裡好久好久的陶片與骨頭般，

誰能保證，

逝去的永遠是逝去的呢？

4月10日 14:44

Yu-ting Huang：

人在館還在，大家就是到水源，還是看得到我們，也許在看到人的那一瞬間，陌生中會馬上湧起熟悉感。所以，就是洞洞館走了，大家有空還是可以來新系館看看我們，我們會給大家一個熟悉的笑容。

4月14日 22:56

Michelle Fuwei Lee：

水源啊，下班下課後還可以順便買菜，真不錯哩～那家龍潭豆花還在嗎？

系館當然還是在的啦。這裡的緣和在不在的想法，是說我們的身體不會再有機會經驗洞洞館的意思；不會再有機會靠在洞洞館的某面牆上，藉由身體感受所有和它相處過的，仍在流動的時光。在這個層面上，我們和洞洞館的緣是滅了，和新館的緣則是起了。人在洞洞館仍在呢，則反映在大家想保留個洞洞啦，一個門把啦，樓梯扶手的一個碎片啦這些上面。我想要的是洞洞館的氣味罐頭，而且要四個時刻的，午後雷雨，秋天傍晚，火鍋配各式酒類，剛割完草系狗經4月17日 14:09



水源校區新系館一角。(人類系提供)